

莆田市“进士村”建筑景观特征浅析

黄启堂,陈凌静,彭兆翔,陈智龙

(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笔者以东阳村明清传统建筑群为研究对象,以村落布局、建筑形制、造型装饰特点为切入点,阐述了福建省莆田市东阳传统村落的进士文化景观特征。对其建筑景观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气候地形影响东阳村的布局、人文历史决定建筑空间形制、精神信仰影响建筑造型与装饰风格的形成,并有利于延续当地传统特色文化。

关键词:东阳村;传统村落;建筑景观;进士文化

中图分类号:TU983 **文献标志码:**A

莆田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称,文化底蕴深厚,古迹众多,是福建省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作为莆田传统文化精神摇篮的东阳村,其科举文化十分发达。在明清两朝,东阳科甲联芳,相继出了11位进士,更有“祖孙父子兄弟叔侄三世五进士”的佳话,因而得名“进士村”^[1]。2015年,东阳村被列入福建省首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录,核心保护区内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拥有的明清古建筑群被称为莆田科举文化“活化石”。

学者陈晨^[2]在研究景观文化区时,将传统建筑景观定义为“当地人民所特有的文化意识、生活经验等共同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综合体”。传统建筑景观是融合文化、自然等因素的实体,因此,只有分析其建筑形态和形成原因才能准确地把握其潜在的内涵。笔者从村落建筑布局、建筑空间形制、建筑造型及装饰3个方面对东阳村的建筑形态进行研究,发掘东阳村村落的进士文化景观特征,并深入剖析景观特征形成的背景与原因,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东阳村的总体布局

1. 村落选址布局

东阳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距离主城区约5 km,明清时期属莆田县东北五里的延兴里。纵横交错的绶溪水系环绕村庄,沿河网密布荔枝林带,具有典型莆田沿海平原荔林水乡古村落的特点。据《莆田浮山东阳陈氏族谱》记载,晋“永嘉南渡”,陈氏作为几大族姓之一从中原辗转迁居于江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陈姓氏族始居东阳,“初待御公之将建大宗祠也,特聘东山陈山人相其大势,谓东阳发脉囊山,隐伏而来,至吴塘始露奇顶,木兰使华陵水迤邐入怀,缠绕青龙方位,右去处得东阳桥,一砥沟西奴仆入水口,回抱有情。至西漳村,义缠玄武,会青龙水入海,作腰带状;壶山秀拱于前,其文明胜地也”^[3]。东阳村落以北高南低取势,北面有囊山作靠,山系支脉近于壶公山,西面至南面是村落水口,从而形成了“靠山面水”的堪輿格局。村落坐北朝南原则也是对自然

现象的正确认识,顺应天道,将兴化平原“天人合一”的规划思想与东阳村的地域特色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

2. 村落内部建筑布局

东阳村内明清建筑总面积约为 95 000 m²,书院、宫庙、宗祠、民居、小桥等古迹众多,保持了完整的古村落原型。据调研,村内现存明清传统古建筑共计 32 座,按建筑类型可以分为 3 种:宗族祭祀建筑、文化教育建筑以及生活居住建筑。

宗族祭祀建筑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祠堂和宫庙。祠堂是一个宗族荣耀的象征,祠堂的整体规模和建筑形态装饰也是宗族制度的外化体现^[4]。东阳村的宗祠有基德祠、瑞庆祠及通礼祠,3 座祠堂都为明朝时期村中文人高中进士返乡后修建的,由于朝廷官职不同,祠堂规模的大小也存在差异。祠堂供奉着祖宗的牌位供祭拜,部分也保留家族族谱和文献等,承载着家族的文化。宫庙则包括临潮宫和福海宫,分别位于东阳村的西北处及东南处,对应淇水和壶山的地域特色。莆田二十四景中的“两宫比翼”之景就出自于此。

文化教育建筑主要代表类型是书院。明清时期,东阳村兴盛的科举风气极大地推动了私塾文化和育人文化,使村内学风浓厚。村内现存的较为完整的书院有淇阳书院和淇源精舍。淇阳书院的结构为三进一院,整体形制规格较为完善,留存至今保留日常交流和休憩等功能。生活居住建筑则是东阳村现存最主要且数量最多的明清建筑。根据居住者的身份建筑可以分为官宅和民宅。官宅包括御史第、司马第、葆艾堂、鲁斋居舍等,建筑规模较为庞大,皆为文人进士历经宦海浮沉归乡后建起的古朴典雅的官邸。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村民通过海上贸易致富,在修建民宅时也会与官宅相比,因此富商宅邸在外观上也较为华丽。

东阳村的主要建筑在村落中心及沿着淇水的位置呈组团错落分布。瑞庆祠、通礼祠、御史第、葆艾堂和陈氏宗祠自东而西组团分布,位于村落的中心位置,因而,院落前的砖埕是村内主要的集散区。而鲁斋居舍、临潮宫、福海宫、淇阳书院等则分别位于靠近淇水的村落边缘(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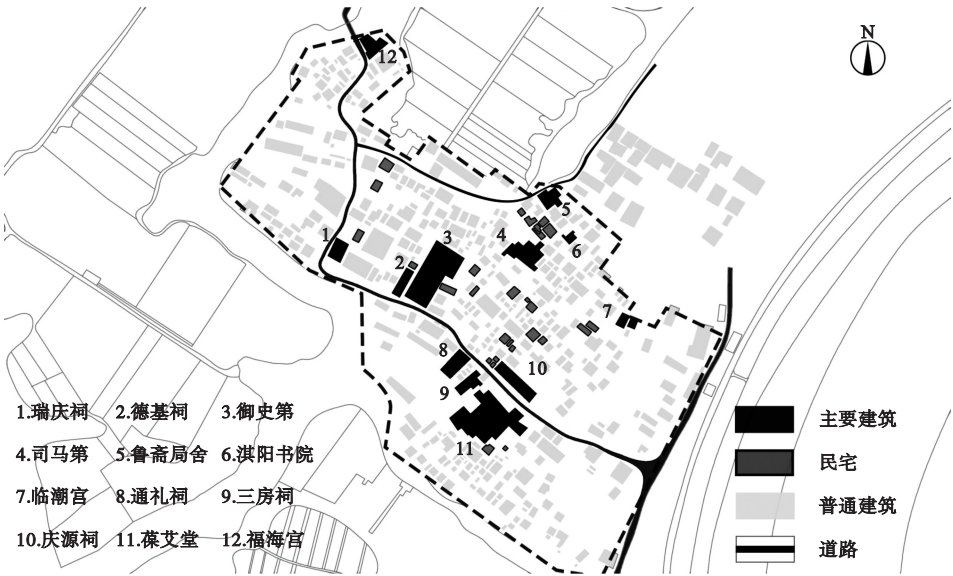


图 1 东阳村建筑分布

二、东阳村建筑空间特点

1. 东阳村建筑空间形制

传统建筑的空间形态是建筑景观的核心

内容,建筑内各部分空间的组合能够反映人们日常的生活轨迹。东阳村传统建筑的空间形制主要有两种:以厅堂为建筑中心,沿两侧分布的单体建筑;以天井为建筑中心,多个单体

建筑结合院落和护厝等形成的院落式建筑^[5]。

单体建筑的基本平面形式有三间厢和四目厅。三间厢的基本平面布局以厅堂为中心,两侧横向排列居住或藏储用房;四目厅则在三间厢的基础上纵深加长,再把旁边的房间隔断为前后房。小户型民居的厝以及小型祠

堂的平面布局大多采用这两种形式。如瑞庆祠,建筑平面布局为三间厢,中间厅堂用于祭祀,正中设有牌位及神龛,厅堂北边为卧室,南边为厨房和杂物间(见图2)。整体建筑结构上为抬梁式木构架,有院门、围墙和砖埕等,是较为完整的单体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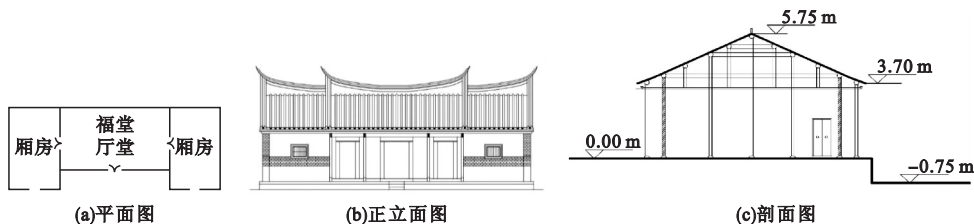


图2 瑞庆祠

院落式建筑则在四目厅的基础上继续增建左右厢房,再根据不同的扩展方向进行变形。四目厅纵向发展形成四点金,在四点金的基础上横向扩展形成五间厢,纵向扩展则形成三座落。院落整体形成以前厅、天井、上厅为中轴线,左右厢房对称的建筑布局。以御史第为例(见图3),御史第是整个东阳古建筑最为完整的官员宅第。建筑以三座落为基本单元,沿院落外侧对称布置单佩剑,在此布局基础上增加两侧护厝进行扩展,形成三

进七间厢的布局(见图4)。御史第的建筑架构主要是穿斗式木构架,采用挑梁减柱的方式,使整体建筑空间更为宽敞。庭院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贯通,厅堂与内埕头之间有一条过道,直通各个庭院,是内部唯一通道。为方便采光和通风,民居里也设置了六方天井。总而言之,东阳村明清传统建筑空间形制具有相对稳定的格局,并且受封建儒家文化及宗教礼制、地方风俗等多方面的影响,其空间布局特色鲜明、秩序井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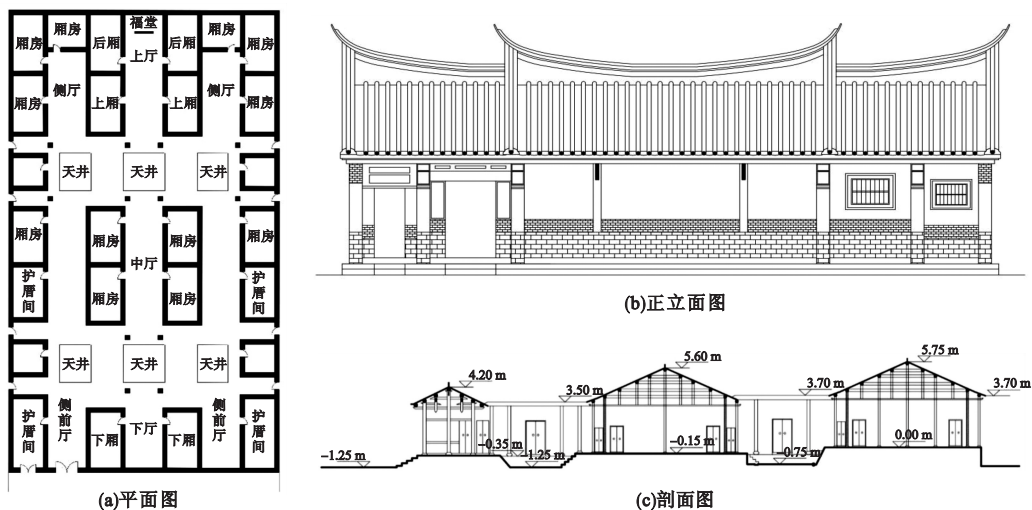


图3 御史第

2. 东阳村建筑造型与装饰

建筑造型与装饰作为建筑文化的象征,是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和建造者审美情操的外在体现。东阳村建筑的造型特点主要体现在建筑的屋顶、山墙和门窗。

东阳村建筑屋顶大多为悬山顶和硬山顶(见图5)。悬山顶的特点是屋顶承重的桁条突出山墙面,这种屋顶构造有效地防止了雨水淋湿墙体;硬山顶是屋顶和山墙结合处不突出山面,以达到防火的目的。屋脊造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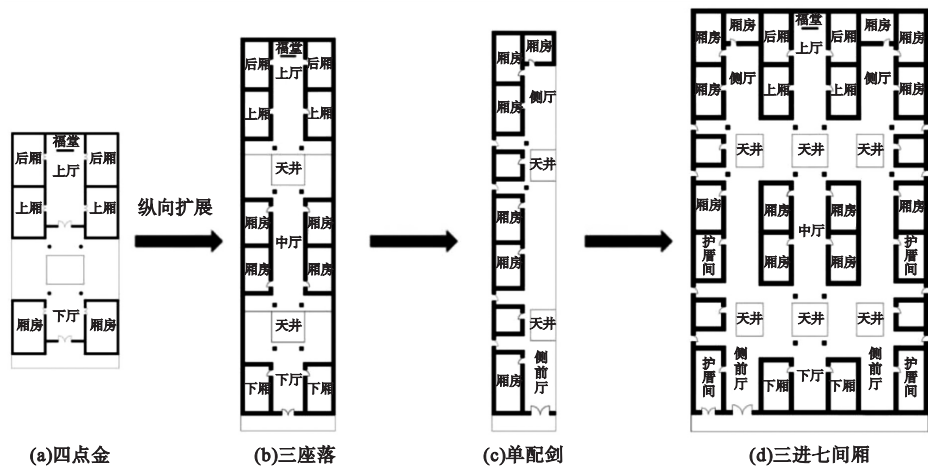


图 4 三进七间厢平面组成

由正脊向两边呈弧形起翘,曲线的屋顶坡面与燕尾脊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燕子般展翅,使原本较为生硬古板的屋顶显得飘逸。



(a)悬山顶



(b)硬山顶

图 5 东阳村屋顶类型

燕尾脊(见图 6),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燕子筑巢繁衍代表着生活安定和子孙昌盛,因此,将燕尾用于屋脊装饰以祈求吉祥如意^[6]。屋顶



图 6 燕尾脊

常见的山墙有清水砖墙、梅花清水砖墙和红壁瓦钉墙(见图 7)。清水砖墙将土黄色的实心机砖作为墙心材料,以暗红色角砖贴面,形成工整且色彩艳丽的墙体。梅花清水砖墙用方形拉结石与红砖进行连接,形成墙石混砌的“出砖入石”^[7],两种不同材质和颜色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以石块作为面和点,把拼接的砖缝作为线,点、线、面的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几何装饰美。由于东阳地处沿海,海风和台风较为强烈,为了防止墙体的



(a)清水砖墙



(b)梅花清水砖墙



(c)红壁瓦钉墙

图 7 东阳村墙面类型

底砖脱落,使用竹钉加固墙体,因而出现了较为特色的红壁瓦钉墙。

传统建筑门窗在分隔屋内外空间的同时,也对建筑造型起到了装饰作用。东阳村建筑大门的主要形式是单开式或双开式板门,采用木长条拼接成门面,形式较为简洁。部分建筑院门为门楼式,板门前有凹斗状空间(见图8),这源于当地“聚气生财”的说法。



图8 院门

相较于简洁的门面,东阳村窗户形式则较为多样,最主要的形式有3种:直棂窗、隔扇窗和漏窗。直棂窗的造型是木框架中竖向排列相同长度的直条棂,固定不可开启,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窗式。除了木质直棂窗,当地民居中也使用隔扇窗,隔扇窗常做镂空图文雕饰,图案由花样的棂格拼成,透光性好。漏窗一般是镂空花窗,在建筑外墙或外围墙上最常见,是一种不能开启的固定窗。除了上述窗户样式,由于东阳村科举文化兴盛,许多进士在京城居住后返乡时还修筑了具有京城特色的美人靠(见图9)。

东阳村传统建筑主要的装饰类型按照材质可分为木雕和石雕。木雕的装饰部位包括廊檐、瓜柱、门窗、雀替、门簪等(见图10)。柱子和横梁都用上等木料制成,梁柱结合部位雕着龙凤呈祥、白鹤翩舞、兰花文竹、花鸟鱼虫草等吉祥图案,借雕刻题材所具备的特



(a)直棂窗



(b)隔扇窗



(c)漏窗



(d)美人靠

图9 东阳村窗户类型



(a)门簪



(b)楣额



(c)雀替



(d)束木、瓜柱

图10 东阳村木雕装饰

性或通过谐音取其金榜题名寓意来表现对读书和考取功名的向往。例如:御史第隔扇窗上雕刻蜻蜓、螃蟹、瓜果和蝉,寓意着东阳学子经过勤奋刻苦学习得以在清朝朝廷上金榜题名,硕果累累,一夜成名;瑞庆祠屋脊上也篆刻有鲤鱼跳跃龙门的图样。

除木雕外,东阳村也处处可见石雕纹饰(见图11)。陈道潜故居有圆鼓状柱础,雕刻简易的荷花纹,象征着屋主“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德;通礼祠门口立有一对用绿豆芯

雕刻的弥猴、雀鸟和梅花鹿等吉祥图案的抱鼓石,寓意“封侯”“爵禄”,体现了对仕途的追求和步步高升的理想;御史第门口的瓜型石雕(与“官”同音)以及清朝时期只有官第才可以竖起的旗杆底座,也彰显出陈氏家族多代为官的光荣。

值得一提的是,匾额、楹联和家灯是东阳独具当地特色官仕文化的写照(见图12)。明清时期,官员为了彰显自身的显赫地位,都会在自家府邸的大门和厅堂上悬挂匾额。



图 11 东阳村石雕装饰

“御史第”3 字是借用先祖陈道潜于明永乐年间担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的官职命名的。楹联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除了能装饰建筑外,更能彰显主人的文学品味。通礼祠大门两侧题有“理学继家声,读书光国史”的楹联,御史厅

堂上挂着几盏上书“祖孙父子兄弟伯至科甲”的家灯,这既是对先祖辉煌历史的概括,也代表对后世寄予的期望。由此可见,“进士村”的造型装饰不仅汲取了莆田地区的建筑工艺,也形成了带有“进士文化”特征的建筑风格。



图 12 东阳村匾额、家灯和楹联装饰

三、东阳村建筑景观形成原因

1. 气候和地形:影响建筑和村落布局的环境因素

首先,东阳村隶属荔城区,地处北回归线北侧边缘,东濒海洋,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季风明显,夏季多为东南风,冬季多刮西北风。由于处于低纬度,且濒临大海,受到海洋调节,表现出夏热冬暖的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在 20.2℃,年日照时数平均为 1 995.9 h,年均日照率为 45%。常年多为东南风,温和湿润。气温由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内陆山区逐渐降低。年平均降雨量为 1 289 mm,降雨量的季节分配明显,从 3 月开始逐月增加,3~4 月的降雨量较多,5、6 月的梅雨期和 7~9 月的台风雷雨期降雨量最多,占年降雨量的 70% 左右^[8]。

根据这样的气候特征,东阳村民在建造村落中的建筑时需要考虑两方面情况:一是夏季闷热,雨水多,建筑需要有避雨排水功能;二是冬季湿润,建筑在有保暖功能的同时,也要兼顾通风防潮的功能。因此,东阳村

建筑内部的巷道设计得狭窄曲折,既能通风又能遮阴,还能大大节约建筑面积,增强群聚感。而由于厝屋的采光要求和屋内的通风需求,会有天井的存在。如御史第天井,天井地面比堂屋地面低,衔接处以青石板铺面,下面架空,设有沟渠,同时兼具储水和排水的功能(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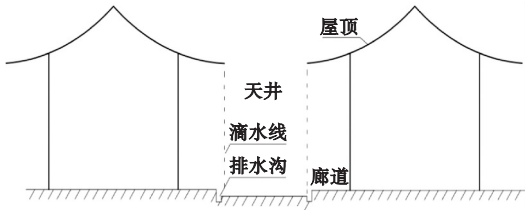


图 13 天井排水示意图

其次,东阳村的气候和地形特征也同样对村落布局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村内的交通体系。由于人们的生活对自然水源的依赖程度很高,村民的日常生活所用水源以及水路运输都得靠水系,因此,滨水道通常成为村落的主路。但东阳村落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时常会有长时间的强降雨特征^[9],所以村落的主路不全设在水系

边上,而是靠近相应核心建筑群位置(见图14)。这样在防止村落主路被洪水淹没的同时也使村落主路受曲折蜿蜒的水岸线的影响减小,产生更高的导向性;另一方面,靠近核心建筑也可以方便人群之间的交流活动。综合以上因素,东阳村产生了远水与近水相结合的村落道路结构形态。离核心建筑稍远的主路靠近水系,方便对水资源进行利用和水路运输,远离水系的主路则靠近核心建筑区(见图15),在方便人们活动的同时,也防止村落主路受洪水影响而造成交通瘫痪。这种远近交叠的道路形态也体现了东阳村居民设计村庄道路时,在地形等自然因素影响下因地制宜的特征。



图14 村落主路和水系分布



图15 村落主路和核心建筑分布

由于福建省内丘陵众多,山脉的阻隔使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5],因此,东阳村的建筑风格与闽南其他市县及闽北地区不同。先祖从中原迁移至东阳村带来的聚族而居的宗族建筑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宗族观念也得到了保留和发展。

2. 人文历史:影响建筑等级和形制

首先,社会中的传统礼制与封建思想对建筑等级的差异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以儒家

为主导思想的封建礼制中,建筑随着屋主的社会地位等级而产生差别。三开间、五开间的形制和大厝的厅堂数量的多少代表了建筑的规模和等级,也象征着主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例如,担任江西道监察御史陈道潜的御史第按照官职规制建造了由3条轴线及9个厅堂形成的多进式院落。不仅如此,建筑门坦的铺装也由于地位和经济实力不同而有所区别,官仕或富贵人家使用条石铺装地面,如司马第门坦,整体较为庄严大气;而普通人家则使用当地烧制的红砖代替。

其次,宗族的理法制度与风俗习惯则影响着建筑的布局与形制。东阳村是典型的血缘型宗族村落,全村人皆为陈姓,因此,聚族而居是东阳传统民居的主要特色。家族族人在住宅内分间聚居时,在厢房上的分配由于血缘和辈分的不同而产生区别。越靠近中轴线的厢房等级越高,且上厢的等级较下厢高^[8]。因此,最靠近轴线的正厅堂旁边的上厢通常为长辈居住,晚辈一般住在下厢和后厢,访客和下人等则居住在院落角间或天井周围的厢房内。除此之外,建筑的厅堂不仅是会客和日常活动的公共场所,也供家族成员举行婚丧嫁娶等活动。东阳人有把祖宗牌位供奉在中间的厅堂之上的习惯,共享厅堂也便于全家人祭拜祖宗,寻求祖宗的保佑^[10]。

3. 精神信仰:进士文化延续的根本原因

东阳村传统民居的造型和装饰风格受进士文化的影响,反映村民的居住环境和村落的历史渊源。进士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几方面:首先,东阳村的文人学者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这一途径踏上仕途的,多数人从京城返乡后都会建造等级较高的宅第以光宗耀祖,因此,村里宅第的建筑造型和装饰风格也会带有京城官家大宅院的建筑特色。例如,东阳村随处可见的屋顶山墙所呈现的红色,是一种依照传统意念的宫廷色,为建筑增添了历史的厚重。其次,东阳先祖陈道潜是明代理学名臣,以其为首的家族诞生了11名进士。陈氏家族推动了东阳的祠堂文化及书院文化的发展,并因此诞生了陈氏宗祠和淇阳书院

等公共建筑。淇源精舍也仍保留着陈道潜留下的代表着家族传承的庭训,以此激励后人发扬秉承。此外,进士文化也成为了东阳村的民俗意境,每逢元宵节,东阳人在祠堂的贡桌上会庄重地供奉纸质的“官帽”,寓意着家人能够升官发财,步步高升。

建筑的造型装饰通过形态符号的形式,对东阳村的进士文化和居住者的精神形成一种寄托性的表达。建筑造型作为建造者与传承者之间心理沟通和传递的载体,将前人的思想文化以物质形态具现表达出来;建筑装饰体现了进士文化的内涵,深化了建筑的场所精神,是延续东阳村进士文化的重要体现。

四、结 语

东阳村的明清建筑景观历史悠久,具有极强的文化遗产潜力。建筑景观显现出鲜明的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建筑布局、空间形制以及建筑的细部装饰等方面。不仅在建筑内部空间功能和建筑装饰上与人文精神达到了统一,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笔者从自然角度梳理了村落建成的环境因素,分析了气候和地形对村落建筑和布局造成的不同影响;从人文历史方面,分析了封建礼制和宗族观念对建筑形制和空间组织产生的影响;最

后分析了东阳人民的精神信仰,通过建筑造型和装饰方面体现出的特有的进士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发扬和传承。

参考文献:

[1] 城厢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莆田市城厢区地方志[M]. 莆田:城厢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

[2] 陈晨. 中国传统建筑景观文化区解析[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

[3] 王娟,王军.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村落选址及其风水景观模式[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7-21.

[4] 邓湾湾,杨大禹. 闽南宗祠“建筑意”解析与表达[J]. 新建筑,2018(4):139-141.

[5] 赖柳萍. 莆田涵江镇传统民居建筑形态研究[D]. 厦门:华侨大学,2014.

[6] 丁雯,陈清. 闽南传统建筑燕尾脊形成及装饰研究[J]. 美术大观,2018(5):110-111.

[7] 蓝婉仁. 基于 SQLServer 的福建传统民居艺术形式特征库的构建[D].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8.

[8] 陈淑冬. 莆田市洋尾古村落空间形态解析[D]. 沈阳:沈阳建筑大学,2016.

[9] 周春芳. 明清陕西教育建筑文化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6.

[10] 朱琳. 福建省仙游县仙水村传统民居调研及活化实践研究[D].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9.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Features of “Chin – shih Village” in Putian City

HUANG Qitang ,CHEN Lingjing ,PENG Zhaoxiang ,CHEN Zhilong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The author takes traditional building complex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Dongyang Village as research object, and interprets the Chin – shih cultural landscape features of Dongyang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Putian City, Fujian Province,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layout, architectural shape and shape of decora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causes of its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shows that the climatic topography affects the layout of Dongyang Village, human history determines the spatial form of architecture. Furthermore, it also shows that spiritual belief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decorative style, and is conduciv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loc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Key words: Donyang Village; traditional villag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Chin – shih culture
(责任编辑:何旷怡 英文审校:林 昊)